全唐文/卷036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遊方

方，開元中將仕郎，守任城尉。

任城縣橋亭記

唐再受命，能事備於開元。乃十有三年，告成於岱。翠華之往也，則北巡濟河；玉大之旋也，則南指陳宋。故行宮禦路，次夫任城焉。陽門橋者，跨泗之別流，當魯之要術。初隨時以既濟，因大駕而改功。觀其壅川為池，因地設險，削金堰於馳道，甃石門以飛橋。夾以朱欄，揭以華表，炳若星漢，拖如虹。蓋乘輿乃以陽朝禦六龍，翊萬騎，聲明紀律，文物比象，回睿覽於洲渚，駐天蹕於川梁。先時望君之來也，則金繩以界之，鐵鎖以扃之；厥後榮君之顧也，則浚池以廣之，築館以旌之。經始茲宇，惠而不費。當儲峙之末，有芻粟之餘；散之則人獲壹錢，鳩之則動以千計，請為亭館，以壯橋池。故鄉老白於吏，邑吏謀於府，因人之欲，得事之宜。鼛鼓不勝，工力徒競，鬱為層構，在水之陽。壓鮮原以迴出，流古墉而卻倚。危櫚巘巘，反宇峨峨，勢搖煙潭，岌若飛動。南軒虛明以晃朗，北室懿濞而清泠。自堂租亭，邐迤幽徑，上覆藤筱，前臨芰荷，憑高佇目，萬象皆見。夫河南之勝有三，橋亭得其一。梁園有梁王之跡，圃田有仆射之陂。平池曲榭，美則美矣，豈與夫島嶼開合，林嶂蔽虧，旁薄大荒，吐納霞景？畫橋南度，像清洛之規；虛館（闕一字）臨，葉滄洲之趣。有是夫！有是夫！任風姓之國也，謠俗古遠，其太昊氏之遺人。富而教之，合於《魯頌》，當太平無事，而朝野多歡。不然，此池何以得花縣之名？吾僚何以得仙舟之目？不其（闕一字）而。時則有若邑大夫滎陽鄭公延華，信昭盈缶，道契虛舟，禮樂之行，仁德歸厚。丞范陽盧貴、主簿平昌孟景、尉琅琊王子言、尉河東裴迥，皆士林英華，學府金碧，能勤在公之節，無廢會友之文。嚐

授簡於方，以為之記，會方有公車之召，請俟於異時。金鄉尉潁川韓，邠卿舍於裴氏，言於眾曰：「遊子之讓斯文，以諸公在此。諸公之意也，子何辭焉？」 因命秉燭，俾方操翰，夜而成記，翌日遂行。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雲。

沈興宗

興宗字季長，與李華同時。

對賜則出就判

〈甲賜則，有司令其出就，訴雲未成。〉

王者建德，是啟茆茅；諸侯象賢，必異名數。器服將施於九命，蒲谷攸彰於五等。惟甲筮仕當年，彈冠上國，梓材晉用，羔雁周行。方參叔豹之名，未就伯禽之典。稽諸載策，閱以等威，元士本視於附庸，賜命不同於列國。異唐侯之桐葉，未翦參墟；如鄭武之緇衣，尚勤周政。提封匪盈萬井，旌旗猶闕九旂。丞相出關，昔聞其語；絳侯就國，今則未宜。請詳訴者之詞，無縱有司之糾。

大唐開元寺故禪師貞和尚塔銘（並序）

禪師諱貞，茲郡京兆人也，俗姓張氏。自輪奐規唐，貂蟬蔚漢，薑宋莫齒，袁楊肯倫。師泛浪知清，依林擇茂，將揮聖姓，載顧華宗。年弱冠，秀才登科，知名太學。以為儒家非正諦，文字增妄想，故去彼取此，而為上乘因。亦既（闕一字）繟，遂受衡陽止觀門，居於洛陽白馬寺。口不絕誦習，心不離三昧，（闕一字）妙（闕一字）之慧萌，剃賴耶之濁種。庶滅裂有我，幹盤無生焉，後隸此郡開元寺。又以為喧者起之本，靜者定之緣，利緣舍起，故複居此窟。茨廡藥蔬之妙受，谿篁爆扌 劇之勝塵，可略言矣。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、吏部尚書李暠，皆頂奉山宇，斯豈元道歟！然而（闕一字）熊軾，<疒互>龍宮，紆紫綬，稽紂（闕二字）以惕凡庶之見聞，兆昏蒙之（闕一字）響。（闕一字）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，（闕一字）滅於開元（闕一字）舍，春秋八十有四。物慘煙雲，哀纏黑白，塗（闕一字）隕泣，人到於今。僧弟子宗本，覺枝外茂，（闕一字）性內融。三晉公侯，旋師子夏；伯喈墳籍，悉付仲宣。痛微言之絕聆，感星躔之易次。遂為銘曰：

圓凝寂體兮邈彼真如，（闕二字）無明兮儵若蘧廬，慈梁過駟兮歲月其除，鬆栗窅冥兮宛此幽居。

張思鼎

思鼎，天寶時官侍御史。

對城邑判

〈甲將仞邑，乙不從命，比周狗以屬之，損乙。〉

大道既隱，天下為家，度土以居人，量地而制邑。將興版築，必俟命（一作金）椗，劃以斷岸長雲，負以重城四郭。孟軻五畝，匪宅是營；孔某數仞，爰茲仰止。生異里仁之美，行多嫉惡之辭。苟此不從，胡施而可？棄人用犬，雖猛何為？且闔門塞竇，在明時而難許；比周阿黨，豈君子之攸宜？損乙既謝於當全，罪甲庶期於無訟。然恐造有妨害，兆有吉凶，或利晉而闕秦，將抑彼而就此。各從所便，不亦宜乎？

敬騫

騫，開元時官監察御史。

射隼高墉賦（以君子藏器待時為韻）

養形元豹兮，以隱霧而成文；振羽飛蛾兮，因附火而自焚。彼紛然之落隼，識昧此而喪群。誠不知高非小者所處，靜為躁者之君；苟失度而棲適，將受斃而何雲。且夫長墉崇崇，矗若雲峙，飛隼　　>，倏隨風止。曾不料其微陋，焉更知其休否？故疾惡之夫，善射之子；操騂角之弓，調白羽之矢。縱穿楊之妙，呈落雁之美。量遠近於目端，審高下於規裏；紛洞胸而達腋，果裂嗉而破嘴。原夫剛鏃初架，勁弦正張。引彎彎之月影，迸的的之星光；鏟毛羽之振迅，挫容貌之昂藏。審必中而後發，固焉用而不臧？若乃處身順理，投跡知常；時決起而無滯，或怒飛而有方。煙雲足以遐賞，翳薈足以來翔；必絕捐軀之患，豈貽在彀之殃？是則素有雋誌，往無不利。藏器者人，獲隼者器；矢應弦而上激，禽應矢而橫墜。微隼諒比於小人，高墉亦方於重位。苟不戒於遊處，曾何免於顛躓？士有五善斯在，載橐有待；麗龜之知未忘，貫隼之誡勿改。幸文武之不墜，希葑菲之必

采。則知發矢有期，獲禽俟時。想《大易》之靈文，微言何嘖？稽高墉之元象，壯誌空持。既是則而是效，永念茲而在茲。

盧諭

諭，開元時官戶部金部員外郎。

彈棋賦

惟古人之從技，必有托而觀智。既垂誡以為喻，故求能而不累；見小人矜捷之跡，識君子安全之義。孰謂猶賢，在於茲戲？觀乎局之為狀也，下方廣以法地，上圓高以象天；起而能伏，危而不懸。四隅鹹舉，四達無偏；居中謂之豐腹，在末謂之緣邊。棋之為數也，各一十二彙。其始布也，各以其類，乃分其位；環合相承，櫛比為次。其始作也，則雲其末（一作密），未之為難；乃契謀眾指，意或多端。欲因先以獲勝，恐致危以思安；每遇敵其增惕，故用之而假歡。則有飛迅一擊，紛紜既散；慮加少以為多，實思危而不亂。謀而後動，審而方按；或始否而終亨，或先傾而後歎（一作滿），若乃臨邊卻舞，徑（一作經）天回越；必在知機之微，騁異而發。至如垂空勁往，應心得雋；雖具美於逾乎？終易虧於履峻。是知冒險者忘於趨進，規利者失於戒慎。豈與夫所適多方，所求惟順？因其利不失於得，追其遠若歸於信；乍從容以周旋，時倏忽於一瞬。伊眾趣之無極，諒所戒以唯貪；苟能知其義者，無棄學而遐耽。

楊諫

諫，官就樂丞。

公孫宏開東閣賦（以「風勢聲理，暢休實久」為韻）

君立相以道崇，相輔仁而協同。庶輯多士，允釐百工。始於其家，且有招賢之義；刑於四海，大啟尚賢之風。猗乎哉！漢武照臨之秋，孫宏輔弼之歲；能好善以逮下，不恃貴而怙勢。子興視夜，屈賓閣而猶開；鶯鳴在春，知賢路之不蔽。道有行止，時有興廢。唯盛明則多士，乃知人則下事。遇風雨而不易，將安樂以無替；善乎立身，誰為之繼？夫拔茅者利其彙征，開閣者求其友生；茅思同茹，友貴同榮。故秩秩執初筵之禮，丁丁諧伐木之聲；在貴則勿遺乎賤，於舊而孰能無情？況閣可以備時之燥濕，相可以為君之

聽視。賢是斯來，賓是攸止。升降出入，溫柔之始。脫粟布被，雖逢汲黯之嗤；下薦上聞，竟遇漢皇之美。況親仁而又崇，此亦存乎下理。動不為妄，德風遐暢。善固有由，仁聲允休。豈比夫漢臣崇奢，後堂空羅夫妓樂；齊相為隘，累年不易其狐裘者哉？惟其人心，酌乎故實；德不遐棄，敬之終吉。然後知掃門者亦孔之醜，望塵者未離乎咎；當效平津而延賓，知可大而可久。

大蠟賦（以暮冬律變新陽載動為韻）

大蠟之祭兮，所以饗田神，賞農務；陰律窮，元冬暮。星回於舊列，日極於餘度。必也介僎謀，牲牷具，狐裘以黃，皮弁以素。蓋欲息田夫而褒歲賦。夫搜索之謂蠟，閉藏之謂冬；其索也可以舉群祀，其藏也可以勞三農。欲碩苗而不害，則迎貓墜於田鼠；俾昆蟲之無作，則祭坊與夫水庸。以夫月建醜，日在戌。磔犧牲之體，所以尚其腥；登水草之菹，所以貴其質。詠《豳詩》以合雅，擊土鼓以應律；瑞穰穰，芬苾。百日之勤，一日之薦。或酬或酢，既騰觚於無算；為宮為徵，方播樂於六變。命清祀兮在殷，複嘉平兮處秦；繄率仁而終義，實革故而迎新。樂舉斯陶，嗤子貢之來覿；禮成而出，美仲尼之為賓。故聖人之舉事也，務於崇勸戒，敦否臧。樹之瓜華，告多藏者必覆；致乎女鹿，示不德者斯亡。豈唯乎其儀抑抑，其樂洋洋？是以伊耆之禮不易，大羅之職有常。嗣歲將興，或祈穀於上帝；人才不匱，或觀政於四方。則知德厚者必祀，功高者必載。司嘗之祐，維永瑞於我唐；先炊之神，豈獨見於前代？故曰蠟也移萬人，登百種，可以誌陰陽之變動。

珪璋特達賦

稽上古之貴德，考先聖之立言；偉珪璋之挺異，同君子之不諼。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，不資於奠瑨，而采之於璵璠。欲使執之者比德，佩之者克念。自然威儀式序，而有要有倫；班秩以明，而不濫不僭。徒觀夫貂蟬巍峨以耀彩，組綬輝映以生文；使夫閱信義堅貞以守職，感瑕瑜不掩以事君。故能靖恭厥位，克舉其勳。豈不由珪璋與賢哲相成其業，曠千古而流芬？則聖哲之創物也，誠有足而稱雲。原夫代人莫識，荊山之裏，藏精淪滓；為寶未用，多曆年祀。笑瓦礫之相和，喜蘭蓀之狎士。嗟乎！道不常屈，終收卞子；韞錯而真質自然，拂拭而夜光特起。悲楚君之瞽昧，曷碔砆之能似？既而玉人攻治，珪璋自尊；短長有制，規矩修存。其聲清越，其潤溫溫；處掌握而升玉砌，隨佩服而列金門。暉映增美，炯然自持；涵瑞日之洞澈，凜寒風之淒其。然後知至寶之成器，允夫天下之不疑。亦猶賢人君子，遭遇惟時。有強學懷書，清規皎如；以不貪為寶，思琢磨自居。

感珪璋之特達，期哲人之吹噓。

月映清淮流賦（以題為韻）

地有四瀆，其一也惟淮；天有二曜，其一也惟月。月至明而不阻遐邇，淮至清而可鑒毫髮。故澄澈而相暉，況埃壒而初歇。泛灩多象，膧朧交映；類藏冰之在玉壺，如臨水之懸明鏡。引清潤而介若自潔，和素光而終然不競；千里伴孤舟而浮，百丈動纖鱗之泳。此所謂物至淨而增其淨也。如其孕靈納影，委照淪精；徐而匪濁，攬之不盈。蟾蜍下沈，對蠙珠而增美；璿源圓折，混金波而更清。皓鶴奪彩，玉砂迷明；如分舟子之望，終起漁歌之聲。此所謂物無情而感有情者也。古人有引類為贈，因物傷懷；風雲欲別，琴酒相乖。念居者已賦乎露濕寒草，悲行者則想乎月映清淮。蓋旨哉月以陰而合德，水為坎而處柔；或麗天而成象，或紀地而引流。契仁者之理靜，含道門之清幽；有二美矣，允孚於休。將以求古之情，多聞是務；一則以紀其善，一則以乖為裕。以灰厭暈，不學淮王之方；進牘抽毫，空作謝莊之賦。

南有嘉魚賦（以樂得賢者次用為韻）

後非賢不乂，魚非水不托；賢豈晦以養蒙，魚在藻而自樂。故比事思理，以徵以求；如南有嘉魚，是網是繳。此所謂旌別淑慝，愛人治國；為鹽梅之器用，作生靈之表則。不然，豈延故老於終南，收釣翁於渭北？張皇勳業者，棄此曾未得。我國家憂勞庶績，寤寐求賢。且束帛戔戔，每布之於寰海。豈矰笱罩罩，獨烝然於巨川？吳阪不遺於騏驥，丙穴載詠於鱣鱣。詩人格言，必將興之於王國；老氏遺戒，不可脫之於重泉。所謂持竿執柄者未容易焉？爰有深沈，參對純嘏。雖臨矰以及繳，苟未高於天下；徒唫喁於香餌，終夷猶於取舍。儻鼎味之見珍，甘殺身於庖者。

新渾儀賦

夫象之大者曰天地，理之廣者曰陰陽。分八極，懸三光；不言而化，有形而彰。雖羲氏代掌，初聞乎欽若；而疇人離散，覆亂其紀綱。魏滅晉紹，易齊為梁；莫革其弊，有失其方。將以事極則反，否泰何常；故渾儀之制，而新之我皇。則天工協謀，鳧氏畢至；煽洪爐以效役，鎔珍金以為器。管之應一十二律，罔極為期；天之列二十八宿，各分爾位。然仰觀俯察，以參以稽；森羅乎象緯，窮極乎端倪。視朔於初，時必書於雲物；履端於始，歲如得乎攝提。候月不殊於螢草，測景方異乎土圭；侔漢曆之黍累不失，同舜

年之風雨不迷。且人之常性也，重更改，貴因循；罔知失善，是與謀新。更苟有利，何憚釐革？循苟有失，何必相因？故天乖象，聖人以審度；曆乖次，聖人以創陳。亦將利物安下，適時補政；齊上方之鬥極，為來代之龜鏡。其義既美，於斯為盛；恐貽誚於不談，故形之乎賦詠。

張之宏

之宏，天寶中官曲阜縣令。

兗公頌

若昔帝軌覆，王綱頹，則孔聖挺生，而憲章克複。故能羞人極，酌彝倫，聲明有度，文武不墜，講德泗上，橫經淹中，（闕七字）代。嗚呼！畎儒墨，蹈仁義，曠誌鵬海，服膺蟻術，差琢金玉，鑽仰情性者，其唯兗公乎？公姓顏名回，字子淵，魯人也。（闕七字）十（闕一字）惠。困而能通，休休焉拾塵著德；貧而不仕，衎衎焉鼓琴自娛。雖行藏坐忘，黜聰墮體，確乎不拔，澹乎自持，猶以農（闕五字）談岱嶽辨星精之騎。及夫杏壇花白，素王哀一臂之交；槐市葉青，丹史煥四科之首。輝光昭晰，芝蘭鬱芬，年代浸遠，久（闕三字）美哉偉歟！美哉偉歟！之宏刻鵠見嗤，雕龍寡譽。昔往神仙之郡，未係想於王喬；今來禮樂之鄉，蜩飛聲於宓賤。徒以弦歌葉（闕三字）翟之朝飛；冰鏡澄明，希阜鸞之曉舞。

而都督渤海李公，諱（闕二字）庭誨，八命分憂，兩岐標慶，海澄泓量，月灼貞明。德之至則膏（闕二字）軒，令惟行則仁風發扇。實來茲邑，泛覽川原，企佇邱墟，慨然永歎。曰：「城郭猶是，鶴鳴千歲之歌；陋巷空存，人饗一瓢之樂。澡池春盡，白露秋生，古往今來，曷惟其已？皇上禮行鄒魯，思闡文明，則夫子乘通三之尊，袞公列惟五之長。」乃顧而謂之宏曰：「張令文蔚國章，智樹仁策，摛光可大，與望克韶。宣王既以銘焉，袞公豈宜闕爾？恭惟嘉命，勒茲徽猷，俾夫亞聖，同之前美。」由是也，故得繚宮牆，殖庭宇，橑鳳翼，瓦魚鱗。清泠萃風，曈照日，綠樹霍靡，紅藥鬖髿，林霽囀鸚，階香舞蝶。宴於斯，餞於斯，器用陶匏，粢食不[B223]。命曰稱袞公之德歟！遂吮墨含毫，聆奇瞬美，網鳳策，獵麟書，牽彼朱絲，緯茲黃絹。其頌曰：

珠毓滄溟，鳳飛丹穴，況德君子，聞諸往說。彼美袞公，儒林秀冽。惠和天授，聲聞風烈。道成四友，德浮十哲。魯明禦敗，衛通哀泄。宛爾龍盤，颯然鶴發。噫天喪子；芳

蘭已折。（其一）聖皇有道，四隩攸同。恩覆天宇，令發春風。緬懷泗上，睿想淹中。俯徽魯禮，贈此衰公。天書戾止，儒術昭融。弁冕載頍，威光自雄。皇情有實，陋巷何空？（其二）昭昭良牧，彬彬文質。熊軾藺風，隼槶日。嶽鎮鄒魯，道流溟渤。神秀疏聳，靈鑒朗逸。德柔去殺，仁深濟物。來斯懷古，中心壹鬱。麥秀已謠，黍離雲述？爰命作頌，傳諸故實。（其三）

瞻彼魯國，地固人安。龜鳧鬱氣，洙泗鳴湍。禮經雲委，物產星攢。伊予作宰，諒匪能官。蒲城懷仲，河陽謝潘。棼絲可理，制錦良難。儉懷簞笥，禮想雩壇。塗荒露浥，樹古風殘。愛而不見，慨然永歎。棟宇是葺，金石斯刊。悠悠千載，其芳若蘭。

萬楚

楚，開元中進士。

對糞田判

〈或以齋月屠犬，縣科殺生，曰為輕熒所用。〉

春扈促農，黎人務穡，用宜種秳，取化原防。苟磽确之不滋，將彊墝之須糞。或以今茲齋月，言葉上春。東作乃興，鹹持錢鎛；南畝斯饁，必漬蕡麻。時器所以勸氓，興鋤由其阜俗。我疆我理，庶起芃芃之秀；或耔或耘，思播茫茫之跡。九夫取歡於歲稔，十千期給于公征。貪我上腴，陷茲中典。且農為理本，法在禁弛，有利輕爨，誠宜重穀。何係之屠犬，而謂殺生？應稽諸草人，將勤浸種。縣司麗法，詎曰優農？或且犯齋，期於宥獄。

崔恁

恁，元宗時人。

對履畝判

〈丙為諸侯履畝，擇其最好者取之。百姓上訴，御史糾違法。訴云：罪入已。〉

公田有洫。私家有封。人或不康。君孰與足。景分茅賜爵。剪葉稱孤。奪力役於夫家。怠政教於公府。徒使我疆我理。空對汙萊。爾宅爾田。惟瞻磽确。不勤東作。但履西成。急下民之見糧。既同蝥賊。務公家之厚斂。寧有盜臣。豈漢文施令之心。乃魯宣救弊之術。子行而法。則有周公之典。我愛其禮。請遵尼父之言。未可加刑。宜從削地。

孫愐

愐，天寶十載官陳州司法參軍。

唐韻序

蓋聞文字聿興，音韻乃作。《蒼頡》、《爾雅》為首，《詩頌》次之，則有《字統》、《字林》、《韻集》、《韻略》，述作頗眾，得失互分。惟陸生《切韻》，盛行於世。然隨珠尚類，虹玉仍瑕，注有差錯，文復漏誤。若無刊正，何以討論？我國家偃武修文，大崇儒術，置集賢之院，召才學之流。自開闢以來，未有如今日之盛。上行下效，比屋可封，輒罄謏聞，敢補遺闕，兼習諸書，具為訓解。州縣名号，亦據今時。字體從木從才，著亻著亻，施殳施攴，安尒安禾，並悉具言，庶無紕繆。其有異聞，奇怪傳說，姓氏原由，土地物產，山河草木，鳥獸蟲魚，備載其間，皆引馮據，隨韻編紀。添彼數家，勒成一書，名曰《唐韻》，蓋取《周易》、《周禮》之義也。及案《三蒼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字統》、《字林》、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石經》、《聲韻》、《聲譜》、九經、諸子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三國志》、晉、宋、後魏、周、隋、陳、宋、兩齊《書》、《本草》、《姓苑》、《風俗通》、《古今注》、賈執《姓氏英賢傳》、王僧孺《百家譜》、周何潔《集文選》、諸集《孝子傳》、《輿地誌》，及武德已來創置迄開元三十年，並列注中。等夫輿誦，流汗交集，愧以上陳天心。又有元青子、吉成子者，則汝陽侯榮之曾孫。卓爾好古，博通內外，遁祿巖嶺，吐納自然。抗志鈐鍵，棲神梵宇，淡泊無事，希夷絕塵。倏忽風雲，靈燄怡懌，考窮史籍，廣覽群書，欲令清濁昭然。學之上，有終日而忘食，有連宵而不寐。案《搜神記》、《精怪圖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博物志》、《四夷傳》、《大荒經》、《南越志》、《西域記》、《西壑傳》、漢纂《藥論》、《證俗》、《方言》、《御覽》、《字府》，及九經三史諸子中遺漏要字、訓義解釋，多有不載，必具言之，子細研窮。究其巢穴，澄凝微思，鄭重詳思，輕重斯分，不令圛糅，緘之金篋，珍之寶之而已哉！寧辞阻險，敢不躬談？一訴愚心，克諧雅況，依次編記，而不別番。其一字數訓，則執優而尸之，劣而副之。其有或假不失元本，以四聲尋繹，冀覽者去疑、宿滯者豁如也。又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仵而次之，有可紐不可行之，及古體

有依約之，並采以為證，庶無壅而昭其馮。起終五年，精成一部。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，仍篆隸石經，勒存正體，幸不譏繁。於時歲次辛卯天寶十載也。

于休烈

休烈，河南人。開元初進士，擢制科，累遷比部郎中，出為中部郡太守。肅宗朝擢工部侍郎，徙國子祭酒。代宗立，累進工部尚書，封東海郡公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大曆七年卒，年八十，贈左僕射，謚曰元。

請停命婦入朝奏

據《周禮》，「有命夫命婦」，夫朝人主，婦朝女君。自永徽五年以則天為皇后，始行此禮。其日也，命婦又朝光順門，朝官命婦，並入雜處，殊為失禮。

張良不合配饗太公奏

臣昨因秋饗漢高祖廟，見傍無侍臣；饗太公廟，有張良在側。伏以子房生於漢初，翊奉高祖，坐籌帷幄，佐定天下，考其年代，不接太公。自古配饗廟庭，陪葬陵寢，皆取當時佐命，同受哀榮。太公人臣，不合以張良配饗，請移於漢祖廟。

請搜訪國史奏

《國史》一百六卷、《開元實錄》四十七卷、《起居注》並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，並在興慶宮史館，京城陷賊後，皆被焚燒。且《國史》、《實錄》，聖朝大典，修撰多時，今並無本。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館所繇，令府縣招訪，有人別收得《國史》、《實錄》，如送官司，重加購賞。若是官書，仍赦其罪，得一部，超授官；得一卷，賞絹十匹。

請不賜吐蕃書籍疏

臣聞戎狄國之寇也，經籍國之典也。戎之生心，不可以無備；典有恒制，不可以假人。《傳》曰：「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。」所以革其非心，在於有備無患。昔者東平王入朝，求《史記》、諸子，漢帝不與，蓋以《史記》多兵謀，諸子雜詭術。夫以東平漢之懿戚，尚不欲示征戰之書，今西戎國之寇讎，豈可貽經典之事？且臣聞吐蕃之性，慓悍果決，

敏情特銳，喜學不回，若達於書，必能知戰。深於《詩》，則知武夫有師幹之試；深於《禮》，則知《月令》有廢興之兵；深於《傳》，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；深於文，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。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也？臣聞魯秉《周禮》，齊不加兵；吳獲乘車，楚屢奔命，一以守典存國，一以喪法危邦，可取鑒也。且公主下嫁從人，遠適異國，合務夷禮，返求良書，愚臣料之，恐非公主本意也，慮有奔北之類，勸教於中。若陛下慮失蕃情，以備國信，必不得已，請去《春秋》。當周道既衰，諸侯強盛，禮樂自出，戰伐交興，情偽於是乎生，變詐於是乎起，則有以臣召君之事，取威定霸之名。若與此書，國之患也。傳曰：「於奚請曲縣繁纓，仲尼云：‘借也！不如多與之邑。惟名與器，不可假人。’」狄固貪婪，貴貨易土，正可錫之綿綺，厚以玉帛，何不率從其求，以資其智？臣忝列位職，刊校秘籍，實痛經典，棄在夷狄。昧死上聞，伏惟陛下深察。

蔡希綜

希綜，曲阿人。

法書論

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，先藉其筆力。始其作也，須急回疾下，鷹視鵬遊，信之自然，猶鱗之得水、羽之乘風，高下恣情，流轉無礙。每字皆須骨氣雄強，爽爽然有飛動之態。屈折之狀，如銅鐵為鈎；牽掣之蹤，若勁直針下。主客勝負，皆須姑自發無作者主也，後為者客也。既搆筋力，然後裝束。必須舉措合則，起發相承，輕濃似雲霧往來，舒捲如林花間吐。每書一紙，或有重字，亦須字字意殊。予頃嘗為一體書賦，亦略陳梗概，今復論之，用臻其理。夫始下筆須藏鋒，轉腕前緩後急。字體形勢，狀如蟲蛇相鈎連，意莫令斷，仍須簡略為尚，不貴繁冗。至如棱側起伏，隨勢所立。大抵之意，員規最妙。其有誤發，不可再摹，恐失其筆勢。若字有點處，須空中遙擲下，其勢如高峰墜石。又下筆勢如放箭，箭不欲遲，遲則中物不入。然則施於草跡，亦須時時象其篆勢。入分、章草、古隸等體，要相合雜，發人意思。若直取俗字，則不能光發於箋豪。若非靜思閒雅，發於中慮，則失其妙用也。

法書論

余家歷世皆傳儒素，尤尚書法。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，有篆籀八體之妙。六世祖陳侍中景曆、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，咸能楷隸，俱為時所重。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

軍有鄰，繼於八體之蹟。第四兄緱氏主簿希逸、第七兄洛陽尉希寂，並深工草隸，頗為當代所稱也。周宣王史籀作大篆，秦始皇程邈改為隸書，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，仲又以楷法變為八分。其後繼蹟者，伯喈得之極、元常或其亞。草聖始自楚屈原，章草興於漢宣帝。楷法則曹喜、師宜官、梁鵠、皇象、羅景、趙嗣、邯鄲淳、胡昭、杜度、草法則崔瑗、崔寔、張芝、張昶、索靖、衛瓘、衛恒、羲、獻。宋齊之間、王僧虔、羊欣、李鎮東、蕭子雲、蕭思話、陶隱居、永禪師、唐房喬、杜如晦、楊師道、裴行儉、高士廉、歐陽詢、虞世南、及陸柬之、褚遂良、薛稷。其次有琅琊王紹宗、潁川鍾紹京、范陽張庭珪，亦深有意焉。父兄子弟相繼其能者，東漢崔瑗及寔，宏農張芝與弟昶，河東衛瓘及子恒。潁川鍾繇及子會，琅琊王羲之及子獻之，西河宋令文及子之瑟，東海徐嶠之及子浩，蘭陵蕭誠及弟諒。如是數公等，並遭盛明之世，得從容於筆硯。始其學也，則師資一同，及爾成功，乃菁華各擅，亦猶綠葉紅花，長松翠柏，雖占雨露，孕育於陰陽，而盤錯森梢，蘴茸豔逸，各入門自媚，詎聞相下。咸自我而作古，或因奇而產度。若盛傳於代，以為貽家之寶，則八體之極，是歸乎鍾、蔡；草隸之雄，是歸乎張、王。此四賢者，自數百載來，未之逮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